



张炯《巨变：1949》

人民解放战争的又一壮歌

雷业洪

篇，以《黎明前的城》描写我闽浙赣区党委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及其挫折、坚持；蒋介石下野，实行假和平、真内战的部署和国民党当局统治下城市的黑暗；市民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敌方高级将领、官员的矛盾分化等。以《山野朝霞》追溯20世纪30年代叶飞、曾志等在闽东北发动土地革命，建立闽东苏维埃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最后北上加入新四军抗日的往事，并正面展开章诒、朱大力等地下党员奉命前往闽东山区发动人民武装斗争，迎接我大军南下以及当地豪绅地主狼狽逃亡的状况；《日出东海》则写叶飞、韦国清兵团在解放上海后挥师南下，击溃援方几个兵团的顽抗，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下，解放福州、厦门，使蒋介石及其守军狼狽逃窜。《巨变》正因其以广泛的视角切入战争，使作品富于历史纵深感、地域广质感、内涵厚重感，从而展开人民解放战争决胜东南的真实历史画卷。

《巨变》所写人物多达60余人，涉及城市工人、乡村农民、城镇企业家、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寺院和尚、黑社会头子，更有国共双方高层领袖以及民国元老、政坛耆宿，美国驻福州领事、英国牧师等。虽然作者用墨浓淡不同，而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和主要的反面人物形象，皆具一定典型性。如红军后代的主人公章诒，于父亲战斗中负伤失踪后，曾随母流亡，成为共产党员后，致力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当了人民游击支队政委。最后受命利用关系潜入厦门去策动蒋军起义，不幸陷入敌人圈套，受尽严刑而不屈，被敌沉海，年仅17岁。这种血肉丰满，性格真实的少年英雄典型，十分感人！章诒的女友黎玫，为敌福建省省长黎良勇的女儿。她在章诒影响下，逐步克服矛盾心理而向往革命，给章诒暗递重要情报，她目睹章诒英勇不屈而被沉海，追随章诒跳向大海，如一把圣火般投入黑暗。与单纯的殉情形象相比，其思想光彩让人震撼！章诒之母王淑梅（即黄澄）属于叛变封建地主家庭的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与丈夫、与组织失去联系，携带幼子流落深山乡野，自食其力，把儿子养大并送上革命征途，最终等到了丈夫随解放大军归来。她对革命和爱情的坚贞不渝，乐于助人，勇于义举的可贵品格，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作者笔下的黎良勇，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既洁身自好，痛恨贪腐，又顽固追随蒋介石，拒绝起义，结局悲惨。虽有原型，却突破原型局限，深刻地描写他深受历代忠信文化和孤臣心理的影响，不无相当独特的典型意义。至于小说中章诒的父亲、我军战将梁铁军，还有历史人物如名将叶飞，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等，始终不忘为人民的初心，通过平潭遇台风，临危不惧，力主救援沿海渔民描写，也感人至深！此外，作者笔下的共产党员尤先，红军战士廖武，畲族蓝大妈，还有中学教师钟樊、统战女特务秀秀英等，虽着墨多少不一，也都让人过目不忘。

《巨变》的风格兼具弘阔、沉雄而又刚健、柔美，叙事每含诗意。作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作品，以若干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大背景，而又以大量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充当主体，在艺术描写中让两者水乳交融。小说所写叶飞等创建闽东苏区，1949年率部解放福建；中共闽浙赣党委曾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内部肃反，福州城工部基层党员失去上级领导后仍坚持革命斗争等，均于史有稽。而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章诒、黎玫的成长和牺牲的线索，王元凯一家走向崩溃的线索、黎良勇、梁铁军曾同学于黄埔军校，从挚友后成敌手的线索以及众多人物的爱情、亲情、友情纠葛的线索，多属根据艺术概括的需要加以虚构。这些交错重叠的线索，使作品格局宏大、气象万千、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巨变》篇幅仅30万字，却涵盖如此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不能不得力于作者语言的简洁、刚健和借助电影蒙太奇的剪接手法。它使人物和事件不断切入和淡出，叙述节奏疏密相间，极少闲笔，从而使历史背景、人物言行心理、情节的矛盾冲突在作者多维度透视、诗美营造、语言个性化的配合下，变化自如，能于有限的篇章中展现更多的时空和人物、事件。如开篇《临危受命》一节，仅4000字，描写蒋介石在总统府召见黎良勇和黎良勇在会面前后意识流式的心理活动，便追述抗日战争和内战前后的广大时空和人物，即是一个范例，让读者深感作者笔墨的俭省和传神。全书涉及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扣人心弦的谍战情景、黎良勇的不幸遭遇、悲壮的个体抗争、花前月下的缠绵爱恋、难以割舍的人世亲情、友情等，写来均简洁而生动。作者很重视作品中诗美的营造。全书和三大篇都以象征意味浓郁的散文诗作为开端。既体现对历史变幻的富于哲理性的概括，也诗味绵长。

读梁小明与笔锋两位同志合作撰写的《大国工匠》，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部小说称得上是当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一针强心剂，更是一部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佳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模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技术工人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讲好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大国工匠》的出版恰逢其时，这部小说肩负历史使命，紧扣时代脉搏，以中车集团几位高级技师的故事为蓝本，讲述了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机车制造厂三代技术工人投身轨道交通机车技术革新，推动中国高铁事业迅猛发展的动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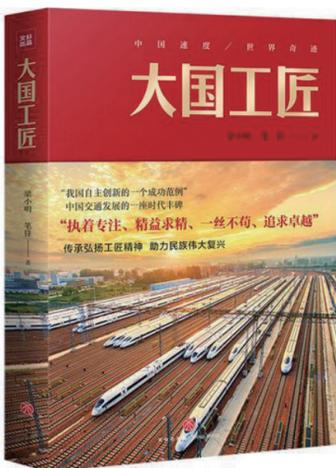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造业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快速崛起，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载人航天、高铁建设、北斗工程、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特别是高铁建设汇集了无数铁路人的智慧，凝聚着无数铁路人的心血，他们凭着苦干实干巧干的老黄牛精神，使中国高铁实现了迅猛发展。如今的高铁技术已日趋成熟，乃至驶出国门，扬名海外，成为一张崭新的国家名片。中国高铁已经从满足国民日常出行需要的常态化功能向国际化转变，中国高铁不仅代表一种交通工具，而且代表了整个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精神，是科学发展的具体体现，是综合国力的生动展示。

高速铁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铁路运输的面貌，不仅以其高速便捷、舒适安全赢得国人的信赖和赞誉，更是以令世界惊奇的“中国速度”迅速崛起，震惊全世界。在巨大成就的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艰辛付出，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浓墨重彩书写，值得这个时代牢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作家应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如她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文章中高度评价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伟大进程中，必将不断产生更多生动的故事、更多新时代的英雄，凝聚起更多崇高的精神，呈现更多斑斓的动人景观。身处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的中国作家是幸运的，更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文学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必须在场，作家在时代的伟大变革中不能失声。”

毫无疑问，《大国工匠》即是一个响亮而出色的应答。因为这是国内首部反映高铁技术人员工作和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中国中车集团几位高级技师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了滨江机车厂青年杨滨、彭彪、罗娟、宋飞等人，在中国轨道交通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交织交错。他们肩负着父辈的厚望，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刻苦钻研，挥洒青春和热血，在机械自动化尤其是高速列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使我国动车、高铁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这群“大国工匠”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极致的追求，对梦想的执著，对工匠精神的完美诠释。作品气势宏大，跌宕起伏，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情节把握张弛有度，矛盾冲突安排合理，虽然不可避免地穿插了一些爱情线，但作者始终紧紧抓住科技强国的新时代主旋律，弘扬“大国工匠”精神，并未让爱情线冲淡了这一主题，反而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血肉丰满。《大国工匠》称得上是一部生动反映我国高铁技术人员工作和生活的长篇佳作。

当下，我国文艺创作呈现出一片繁花似锦的热闹景象，各种题材的文艺创作十分繁荣。然而在众多的文艺创作中，工业题材的作品仍然稀少，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是我国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这与工业题材的创作不容易把握有很大关系，但绝不是作家失语的借口。作家本身就应该投身时代洪流，讴歌时代精神，展示时代风采。作家的下笔为文、艺术想象，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唇齿相依。而优秀的作家，更是有意识地在做自己所处时代的代言人。那么我们逢这个伟大时代就应以“在场者”的姿态切入当下，在时代大潮下直击时代命题，观察社会变迁，反映民众心声，讴歌人性光辉。《大国工匠》的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去体验生活，到中车集团下属的列车装备制造企业采访，与那里的企业管理者、工程师以及普通员工深入交谈，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素材，从而保证了作品的品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工匠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也是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推手。时代呼唤我们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想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执著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内化为我们的民族气质和精神气质，离不开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展，而《大国工匠》正是讲述新时代“工匠精神”、弘扬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典范之作。



报国之心一何壮

关仁山

梁小明、笔锋《大国工匠》

散文是情感过于激烈而生下的孩子

李洱和他的《熟悉的陌生人》

穆安庆

2014年，河南文艺出版社策划组织了一套“小说家的散文”系列丛书，经过7年的运作，截至目前，已经出版50余种，作者涵盖东西南北、老中青的著名小说家。其中就有近期出版的李洱的《熟悉的陌生人》。

包括李洱在内的诸多作家、评论家和很多读者都认为，这套“小说家的散文”非常重要，也是研究作家的重要资料。李洱说：它既是作家的记录，思想、阅读、写作、恋爱当中的记录，同时它也会对以后研究这个作家非常重要，因为它携带了很多原始的信息。李洱还笑称：小说家的小说不一定要看，但是小说家的散文一定要看，这是了解小说家的阅读、生活、作品的一个最方便的渠道，会加深对这些作家的理解。

《熟悉的陌生人》是李洱的首部散文集，记录了他30年来生活的点点滴滴。该书内容分五辑——“读与评”“讲与说”“问与答”“序与跋”“人与物”，精选了近年来作者在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自语的序跋，对他影响至深的一些人与事，颇有点看头。李洱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其散文焕发出一种智者的风貌，既严肃活泼又尖利可爱，充满李洱式的庄重与调侃、诙谐与智慧。本书可谓集其才华、才气于一身的智性写作。

在中国，散文和诗歌、戏剧作为并列的文体存在的，一种是说理散文，一种是有趣味性的小品文，都可以归为散文。在李洱眼里，现在说的散文，尽量不虚构，要真实，他认为散文的生命就在于真实，读者对它的关注也在于真实。这种真实是更高的艺术的真实，这种真实既是趣味的，又是说理的，同时也是对生活感受的真实记录。

提起河南济源，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愚公移山》，想到的是里面开头那句“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作为愚公的子孙，李洱就像济水曲折一样，生于济源，求学上海，工作于郑州，后又到了北京，前进的路上，必有执著甚至执拗在里面，不达目的不罢休，要不也不会有愚公把山移位的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更养成了相似的品性。就拿他家乡的济水来说吧，他是最有发言权的。“济水曾经是波光浩渺，渔歌唱晚。宋代以后这个河就消失了。其实这个河没消失，而是变成了地下水，黄河曾经来回改道，淹没了济水的土地。济水跟黄河相携相融，一直奔向大海。在中国的所有河流当中只有一条河被充分地人格化了，就是济水。黄河甚至没有像济水一样被充分地人格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济水是君子河流。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三过黄河而不浑，非常高洁。所以济水是一个充分人格化的河流。”这是李洱对家乡济水的认识。应该说，济水也融入了他的骨格，影响了他骨子里的君子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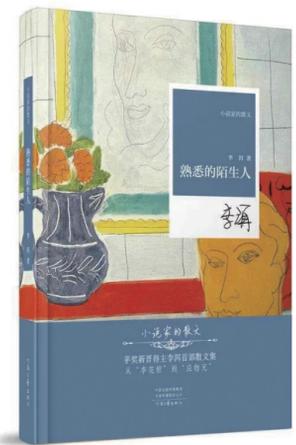
君子坦荡荡，亮给世人的不只是光鲜的一面，还有处于阴影中的部分。一个好作家，都抵抗不了以文字去蔽的诱惑。这部散文著作里，李洱回忆到很多作品的写作过程，也记录了他的童年生活。他说他的很多文章都是杂志社或者出版社马上要下厂了，在有限限定的截稿时间里他才赶紧写，里面有很多即兴的急就成分。这种急就章和即兴感言，往往就不那么“讲究”，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真性情更多一些，有些想法就没藏住，流露了出来。

有人问他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有什么不同，他就说到这种情况。李洱说，他写小说构思比较严谨，要做很多笔记，对人物关系要有充分的理解。“因为我写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所以我对这个知识分子他的学问，都要进行比较多的涉猎，我主要是知道他这种行为跟另外一种行为之间的关系，需要做很多很多工作。”所以，在《熟悉的陌生人》这本书里也有大量的他的读书心得，还有和其他作家的交流对话，以及写小说时候的一些感想，包括一些不太愿意告诉别人的，但是因为激动，瞬间被自己感动而记录下来。他认为，有了这样的散文之后，一个作家的形象才会比较完整，形成一个比较立体的形象。

散文相对于小说来说，是更本真的写作，在散文里小说家是藏不住的。这本书里也记录了李洱的一些困难、艰难的时刻。“我不太愿意发表，更别说出版。我写下来，是自己留一个记录，一个朋友说一定要发表，就给我拿去发表了。”所以如李洱自己所言，这本书，也会让读者看到一个作家外强中干、软弱、敏感、失败的那一面。李洱甚至打了个比方，说就像有些作家的作品发表，是因为他死后作品被发掘出来，甚至是他的遗嘱，是他单纯写给家人的便条，非常的宝贵。

这些作品就像一个链条，个人生活的链条，是个人内心世界、灵魂真相的披沥。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与作者展开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以崇拜的眼神审视作家的作品。李洱这样打比方：“小说家写小说，像结婚。但在结婚之前，因为冲动，因为情感过于激烈而生下的孩子，就是散文。对小说家来说，散文是非婚生的。会对他有更多的歉疚、挂念、隐微的爱。散文的真实就在这里。”李洱说小说家写小说时，他会觉得他是正儿八经结婚的，正儿八经地生孩子，连生孩子的时间、怀孕吃什么食品都要制定一套程序，都可以公开。它是按照标准程序生下来的，意外很少。而那些非婚生的，那些二婚之后又生的，则像散文，它们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那是感情的一个真正的记录。

李洱把书中一篇篇散文比作私人日记，着实有趣。私则隐秘，不过这些孩子毕竟是亲生的，所以，书里的每一篇散文，还都是同嫡子一样来到这个世上，见到了阳光雨露，见到了读者。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大人生活的环境、走过的历程、付出的情感。这些是最真实的作家的另一面。



丰繁之美

刘旭

《丰繁之美——人民文学奖（2009—2018）获奖作品精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出版）遴选《人民文学》创刊60周年至70周年的获奖作品，按不同体裁分为散文诗歌卷、短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所有作品按时间排序。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本书集结出版，对我国新世纪文学创作是一次很好的回顾和展望。

散文卷 贾平凹在《一块土地》中，深切地注视变化中的乡土中国面临的困境，有黍离麦秀之情怀。在一个农民家族的命运变迁中，个体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精神纠葛得到了满怀敬意的表现。马伯庸的《洛神赋》，抽丝剥茧，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究具有一种童言无忌的机敏和快乐。他的眼中，历史并非给定的叙述，而是遍布悬疑，有待于追问和阐释。何士光的《日子是一种了却》，在年过七旬的老作家笔下，日子是一种了却，命题恰是发人深省，辞谈心平旨远。周晓枫的《齿痕》，以才情充盈的文笔记录了因牙齿正畸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成长体验。帕蒂古丽的《被语言争夺的舌头》通过个体民族语言记忆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化选择。少年视角中，过去记忆与当下经验互为映照，呈现出语言选择与文化精神传承隐秘而悠远的轨迹。在飞逝的时光中体认语言是灵魂的阐释者，赋予散文宏阔的文化意蕴。汪民安的《绘画中的手》是艺术的哲学、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省思。当代散文也在此类书写中获得了新一轮解放，显示出它广阔的包容性和无限的可能性。

诗歌部分 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用哲学寓言的方式，以一只雪豹的悲剧和交响乐般的韵律表达了对人类文明悖论的反思以及对生命异化的忧伤。《我欠你一个伟大的哑巴入门》在眼花缭乱的当代汉语诗歌生态中，臧棣的诗恰当地稳健而有智慧。入门诗这一套和生命相关的诗，充满着那些被剥夺的细节经验，并且带着一种恢复自己无知状态的勇气，激发生命的觉醒。沈浩波的诗歌鲜明、锐利，他的组诗《蝴蝶》力图揭示隐蔽的常识，体现了诗歌直面人生疑难的充沛精力。周云蓬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融合着人间的烟火与沧桑，又有脱尘出俗的清新与天真，对汉语精髓有着新鲜的理解与把握。刘立云的组诗《生如夏花》，是诗人步入中年以后对生命的反思和设问，具有遒劲的经验质地，热烈而睿智。荣荣的组诗《声声慢》将更年期女性的身体感知、内心渊薮以及焦灼和撕裂并置的体验与想象推向极致。马新朝的《中原诗志》则细数中原乡村的人与事，缅怀古老土地上的景与物，表达了一种近乎哀歌的抒情。李琦的《伶仃之美》展示了诗歌介入社会的巨大可能性，尤为可贵的是，这种介入所借助的是审美的触角和汉语的自信，其作品始终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短篇小说卷 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从日常的“小”中发现巨大的心理内容，精准简洁的刻画以及对日常生活中道德问题高度敏感。在生动的行文中熨帖处理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复杂微妙的心理，提炼出精微而宽广的主题。毕飞宇的《大雨如注》讲述的是大学里打工夫妻与他们多才多艺最后却“失语”的女儿的讲述，以小说之刀剖开教育的“画皮”，通过一个孩子触摸了当下教育的症结——在中国式教育与父母意志的催化下的异化。叶广岑因为写《鬼子坟》，特意到安定门护城河边又走了一遍，面对着物非人非的景致，作者体会到了以往生活细节逝去的无奈和失落的不安。《花与舌头》是黄琼涛的文字释放了经验外的奇香，以绚烂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独特世界，这对读者的真实境遇的敏锐洞察。《地下室里的猫》视角独到，张玉清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写作，体现了对人性状况满怀忧患的关切。向祚铁的《幸运儿和他的朋友》有着精到自然的白描笔法和别有思致的叙事视角，以微妙的距离感勾勒出一个诗人群体的精神镜像，充满当下关怀，也是一篇接续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作品。

中篇小说卷 韩少功的《赶马的老三》体现了对于国民性和民间生活新的认识和阐发。小说以精湛的叙事、地方风格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喜乐、生动的农民形象，对于民间的生存智慧和生存伦理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具有更为体贴和公正的理解。陈谦的《望断南飞

雁》书写了海外华人女性在家庭责任和自我价值之间煎熬挣扎的心路历程。梦想的宽阔和现实的逼仄，内心尊严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呈现出一个如履薄冰的“美国梦”。林森的《海面上》通过半个世纪南中国海面上时空的交织叙述，映现出传统与变迁、怀旧与坚守的主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以富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别开生面，有效地将物哀美学融入雄浑的叙事风格，饱含激情又含蓄蕴藉，是颇具特色的海洋小说。陈河的《狼》摒弃了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赋予动物牵强寓意或是对动物过度拟人化的处理，异常真切地叙述了人与浣熊之间一场持久的冲突和较量。季宇的《最后的电波》不仅取材群众独到，并且情感厚重。小说围绕在新四军最艰难时期一名作为“群众”的报务员李安本的故事展开，情态各异的人物性格和铁打一样的军魂跃然纸上。亲切自然又情真意切的叙述，不仅增添了小说自身的张力，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人民军队和人民英雄的礼敬之心。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说，如今无论大环境还是具体条件，都是文学发展的大好时期。《丰繁之美——人民文学奖（2009—2018）获奖作品精选集》的出版，展现了新时代文学作品的责任担当。这些作家注重发掘创作火热而复杂的、与现实生活身心共振的作品，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同时，抓好各类题材创作，用行动的深入度、眼光的敏锐度、内心的热度来创造具有丰富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